



66

回到家里,发现茶台上多了一盒开州冰薄,这是开州特有的中秋月饼。解开包装,薄饼圆圆的,薄如蝉翼,芝麻粒粒可数,与记忆一般无二。

我愣了一下,恍惚间。又回到了1986年的那个中秋,回到那间弥漫着青春与书卷气的教室。

“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唐朝诗人王建的诗蓦地涌上心头。我的故乡安好,母校却已不复存在,已无处安放那份愁绪。而那个中秋,那些面孔,却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半个冰薄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王永威

1

1986年,我从一个边远的小山村考入开县师范。后来我才知道,进入师范学校的学生,大多和我一样都来自穷乡僻壤、家境贫寒。

中秋节放假,大多数同学都回家团聚去了,教室里只剩下几个人,都是家住山遥路远的农村,为节省几毛钱车费滞留在学校。

天色向晚,夕阳的余晖斜斜地照进教室,将梧桐树的影子拉得老长,投影在课桌上。尚新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,捧着一本《唐诗三百首》轻声吟诵;帮邻伏在案头,临习赵孟頫的《归去来兮辞》;我则望着窗外发呆。教室里寂静,唯闻翻书与笔纸相触的窸窣声。

忽然,楼道里传来“咚咚”的脚步声,踏碎寂静。打开门,一位衣着光鲜的女孩,像风一样冲到我面前。原来是楼上音乐班的张燕。她家住在城里。

“威哥,和几位同学果然都在呀!”张燕笑道:“我父亲单位发了两盒冰薄,拿了两片给你们尝尝。”

我们起身相迎。张燕将一个牛皮纸包放在桌上,说:“同学们,中秋快乐!我不知道有这么多人在,实在是少了点,分着尝尝吧……”言毕,匆匆而去。

我招呼大家围拢过来,小心翼翼地打开纸包,芝麻香气隐约可闻。尚新咽了一口口水:“这便是传说中的开州冰薄吗?过去,只听说过,未曾吃过。”

冰薄两片,我们三个人。

“三个人均分,正好每人三分之二片。”我笑道。

尚新摇头:“兄弟好意,我们不可尽享。这是因为你才有的惊喜,我和帮邻各取半片,余下一个你独享,如何?”

我正要推辞,忽又听见脚步声。推门进来的,是同班的淑敏同学,面带窘色。“这个……寝室只剩我一人,我想你们肯定在教室里,所以就过来看看。”淑敏低声道,眼睛却不由自主地向桌上瞟去。



2

食毕,我们余兴未尽,遂提议吟诗赏月。四人移至窗前,但见皓月当空、清辉万里,校园笼罩在银白色的月光下,静谧、朦胧,恍若仙境。

尚新:“平分秋色一轮满,长伴云衢千里明。”

帮邻: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

我吟道: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‘四’人。”还刻意指了指每一个人。

淑敏接了下句:“月既不解饮,影徒随我身。”

最先吟诵的尚新有些伤感,“诸位兄弟,我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,第一次离开家人过中秋,我想起了李白‘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’。”言毕,轻声一叹。

默然了好一会儿,我忽然提高腔调:“明月几时有?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,今夕是何年……”

“我欲乘风归去,又恐琼楼玉宇,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,何似在人间!”大家

一起接上,那声音响彻校园夜空。

吟罢,我们相视而笑,胸中畅快无比。月光洒在每个人的脸上,或明或暗,恍若仙人。我想,许多年后,我必不会忘记这个夜晚、这轮明月和这些面孔。

随后,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抱负。帮邻欲为教育家,效孔子“诲人不倦”;尚新欲回乡执教,教化乡里;淑敏默然良久道:“但求家乡孩童皆有书读,不似我等早年之艰辛。”

轮到我时,我道:“愿以文字记录这个时代,使后人知今日之中国,今日之我们。”

淑敏击掌笑道:“善哉!今日之事,亦当记之。他日诸位名满天下,勿忘今宵明月冰薄。”

于是,我沉思片刻,吟道:“分香掰玉意如何,共此冰轮兴未磨。各怀星斗三千丈,欲占清辉第一柯。”

我们笑作一团,而后又静下来,远眺皓月西斜。

次日清晨,我醒来时,见淑敏已坐在窗前读书了。桌上还放着一幅墨迹未干的书法作品,正是昨晚我即兴所作的七言绝句。原来,帮邻早起,一气呵成,行云流水。

3

许多年后,我们各散四方。帮邻成了教育家,在全国各地讲学;尚新回乡执教,桃李满天下;淑敏成了区里教育机构的掌门人,实现了“家乡孩童皆有书读”的愿望。

而我,果真以文字为生,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。

去年中秋,我们再聚,两鬓已斑白。酒过三巡,尚新从包中取出一个纸包,打开一看,竟是10片冰薄。

“兄弟们,可还记得此物?”笑道,“38年前,我们分食冰薄;38年后,该完整地吃一片了。”

我们相视而笑,眼角却有泪花。

“岂敢忘记?”淑敏道,“那半片冰薄,是我平生第一次吃到城里的点心。”

一人拿了一个,味道与38年前无异。

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。”尚新道。

“今夕复何夕,共此灯烛光。”帮邻的声音依然雄浑。

“少壮能几时,鬓发各已苍。”

……

像38年前那样,我们吟起诗来。窗外明月依旧,室内友情如初。

散席时,淑敏攀着我的肩膀问:“你知道为何我当年不回家过中秋吗?”

我摇头。

“其实是为了省下车费,买几本书看。那晚原已打定主意饿着肚子读书,不料却得遇冰薄,得遇诸位兄弟。”淑敏说,“那半个冰薄,不仅暖了我胃,更暖了我心。”

我默然,想起那个中秋之夜,想起那半个冰薄,想起朋友分月饼时悄悄把自己那份掰得小一些的动作。

今又中秋,我打开那盒月饼,取出一片掰成两块,放在盘中,久久凝望。

电话铃响起:“老弟,‘冰薄月饼’收到没有呀?”电话那头,传来尚新的声音。我笑道:“收到,收到。本欲与故人共赏,可惜故人不在。”

妻子笑着接过话:“何不邀月共赏?李白不是说过‘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’吗?”

我亦笑,遂携冰薄与茶,独坐阳台。我轻咬一口冰薄,酥脆香甜,与当年没什么两样。

忽然明白,有些味道,不会随时间流逝而变淡;有些情谊,不会因空间阻隔而疏远。半个冰薄,看似微不足道,却承载了一段青春、一份友情和一个时代。

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只相似。”妻子一边吟诵,一边拿起另外半块冰薄。是啊,月亮还是那个月亮,冰薄还是那个冰薄,而我们却已走过了漫长的人生路程。

我站起来,望向窗外,月色正好,不知故人何处?

我举起茶杯,向着明月、向着远方的故人,轻轻道一声:“中秋快乐!”

月光静默,洒满人间。

笔墨里的乡愁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邱小权



电视里正放着电视剧《归队》,镜头扫过,“代人写书信”映入眼帘。我的心忽然被撞了一下,时光倒流四十多年,回到了那个纸墨生香的秋天。

那是1981年秋,我上初三。放学后,回到家中,满地坝的稻香四处飘扬,陈干妈坐在我家门槛上搓麻绳,夕阳穿过她的银发,在泥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

陈干妈比我奶奶小两岁,干爸因与我家同姓,从辈分上,她叫我奶奶为二娘。陈干妈家中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,大儿子与三儿子是石匠,二儿子参加贵阳铁路建设,四儿子务农,四个儿子都不识字,给亲人写信,全靠我教过书的父亲代劳。

父亲将我唤到堂屋:“今天,你干妈要给你二哥写信,由你来执笔。”桌上早已铺开信纸,新买的英雄牌钢笔吸满了墨水。

“跟你二哥说,土地全部分到户了,我

队添了十几户,总共有二百多人,在公坝开会,好热闹哟……”

说到让人唏嘘的事,干妈压低了声音:“我们家背后,成分不好的罗二,还记得吗?应该比你长两岁,两年多没回来过了,有人说他偷渡去了香港,也有人说他跳长江了。总之下落不明,他的老婆哭瞎了眼睛……”

我的笔尖在信纸上顿了顿,抬头看见父亲神色复杂。他轻声说:“照实写吧,让你二哥知道家乡的真实光景。”

“李队长的事更要细细说。”干妈解开缠在手腕上的麻绳说,“今年开春选队长,大伙儿都说李队长年纪大了,该换一个年轻人了。新选上的胡队长是高中生,正领着大伙一边发展生产,一边修建光明大堰的引水渠呢。”

写到隔壁堂妹的婚事时,干妈的语气变得柔软:“腊月十八是你堂妹的好日子,对象是当过兵的,现在齐心小学教书。若是能请假,务必带着媳妇和孩子回来喝喜酒……”

我把在学校学的修辞都用上了,把干妈的口述写成一篇声情并茂的家书。写

到最后,忍不住添了几句:“母亲鬓间又添几多白发,仍天天下地劳作。虽说身体硬朗,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,然而等远游之人,岂能不挂念?弟盼兄常寄家书,以慰慈母之心。”

父亲看完信,久久不语,最后说了句:“长大了!”

干妈不识字,坚持要我逐字逐句念给她听。听到“母亲鬓间又添几多白发”时,她用袖口擦了擦眼角:“读书人就是不一样,把我这老婆婆的心思都写尽了。”

第二天,我去邮局寄信。看着信封滑入筒内,忽然懂了父亲说的“代笔是功德”。我们书写的何止是家常里短,更是一个时代的纹理,是农耕文明最后的风雅。

四十多年弹指而过,那个需要代人写信的时代早已落幕。可每当我提起笔,总会想起那个秋天,夕阳透过木格窗棂,在信纸上切割出明暗的界限。我坐在光明里,书写着那些属于别人的、沉甸甸的人生。

如今干妈已去二十余年,收信的二哥也当了祖父,但那封信他一直珍藏至今。那些用笔墨定格的乡愁,比任何现代化的通讯工具,都更长久地温暖着一个游子的心。